

SIPRI 年鉴 2024年版

军备，
裁军和
国际安全
摘要

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是一所独立国际研究机构, 致力于研究冲突、军备、军备控制和裁军。SIPRI成立于1966年, 依据公开资源, 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媒体和感兴趣的公众提供数据、分析和建议。

SIPRI年鉴

《SIPRI年鉴2024版》提供了综合性的一手数据, 涵盖世界军事支出、国际武器转让、武器生产、核力量、武装冲突与多边和平行动等领域, 并结合前沿分析, 深入探讨军控、和平与国际安全等关键议题。

本手册总结了《SIPRI年鉴2024版》的主要内容, 并提供了其中包含的数据和分析样本。

目录

1、序言: 2023年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	1
第一部分 2023年武装冲突和冲突管理	
2、武装冲突的发展趋势	2
3、多边和平行动	4
4、武装冲突中的主题问题	6
第二部分 2023年军费开支和军备	
5、军费开支和武器生产发展情况	8
6、国际武器转让	10
7、世界核力量	12
第三部分 2023年的防扩散, 军备控制与裁军	
8、核裁军、军备控制和防扩散	14
9、化学、生物和健康安全威胁	16
10、常规武器控制和反人道武器管制	17
11、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和外太空国际治理	18
12、军民两用物项和武器贸易控制	20
附录	22



1、序言： 2022年国际稳定和人类安全 丹·史密斯， SIPRI所长

全球安全状况在2023年继续恶化，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发展趋势。加沙、缅甸、苏丹和乌克兰都发生了重大武装冲突；军事开支连续第九年增长，达到历史新高；生态破坏仍在继续，2023年至少是174年来最炎热的年份。大国间对抗升级，国际稳定受到威胁，这意味着长达60年的核军控努力面临破裂风险。

世界秩序与混乱

作为二战结束的成果，当前的国际秩序主要成型于上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如今的联合国成员国当时还是少数没落中的欧洲大国殖民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国际秩序在此期间也随之演化，但其特点仍具有相当大的连续性。有关国际秩序形态的争论集中在规则和规范的合法性，以及权力分配和运用之间的关系。

国际秩序包含旨在规范和限制武装冲突的原则，然而，这些原则的实施效力正受到主导国家间分歧与竞争的削弱，同时也受到当今许多冲突的结构及其深层次根源的影响，以及被关键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行为所左右。

联合国体系旨在为国际秩序提供框架。联合国是一个以规范为基础的组织；这就使得西方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行动的反应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明确谴责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这种区别对待成为了一个问题。国际机构和国际人道法的效力取决于在规范性问题上的共识程度；当共识减弱时，机构效力也随之降低。

培养合作习惯

国际秩序危机的后果不会轻易或迅速得到解决。尽管成效参差不齐，但人们

普遍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需要采取合作行动。更广泛的生态危机带来的合作机会，与相关未解难题所带来的恐慌前景旗鼓相当。无论主要行为体在其他问题上存在何种分歧，他们都迫切需要采取联合行动面对新的疫情风险。贸易和航行自由是利益高度重合的其他议题。在所有这些议题上，培养合作习惯是可能的。认识到合作是安全的关键要素，或许就能找到一条道路，让国际秩序得以发展，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2、武装冲突的趋势

尽管经历武装冲突的国家数量从2022年的55个减少到2023年的52个,但全球与冲突相关的估计死亡人数从2022年的153100人上升到2023年的170700人,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3年有四场冲突被列为重大武装冲突(即当年内与冲突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它们包括:缅甸和苏丹内战;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高强度武装冲突(冲突相关估计死亡人数涉及1000至9999人)的数量也从2022年的17起增加到2023年的20起。

欧洲

2023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不断,双方均付出沉重代价,然而直至年底,乌克兰东部及南部的战线格局依旧未见显著变化。俄罗斯持续发动空袭,乌克兰也开始以类似方式回击,尽管双方规模并不相同。双方均从其盟友处寻求并获得了弹药与武器。这一年中,俄乌之间未举行正式和平谈判,而唯一引人关注的外交成果—2022年黑海粮食倡议—在2023年也宣告瓦解。国际刑事法

院于三月介入,针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另一名俄罗斯官员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导致了乌克兰儿童被驱逐出境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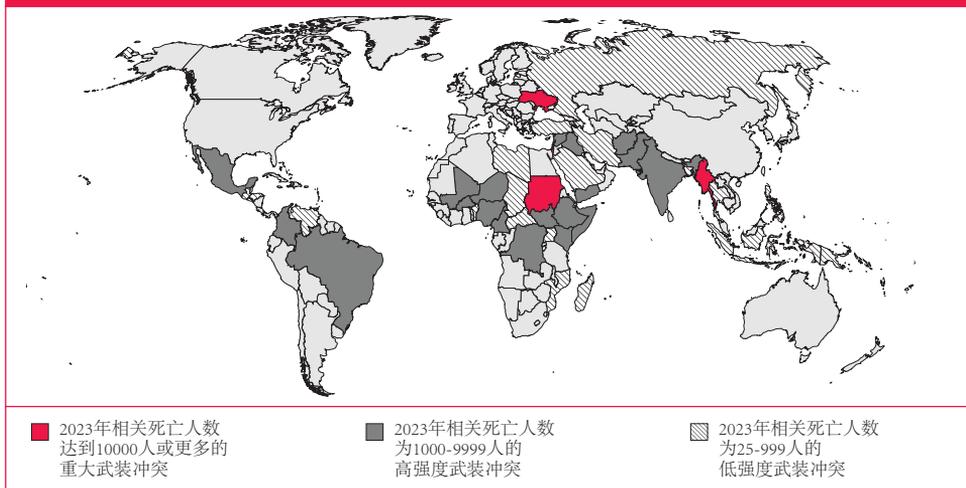
与乌克兰僵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年9月,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长期冲突中,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中东和北非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在此之前,中东和北非地区已存在明显的不稳定因素。全年,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持续发生高强度武装冲突。2023年中东和北非地区冲突相关估计死亡人数为35900人,这一数字是2022年(16900人)的两倍多,但仍不足2018年(75400人)估计死亡人数的一半。

以色列对10月7日事件的回应—超过1000名平民和350多名以色列士兵及警察遇害,以及约240名人质被俘—首次自1973年以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截至2023年底,以色列随后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已导致超过22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国际专家警告称,饥荒风险正在加剧。12

2023年,按冲突相关估计死亡人数统计的武装冲突情况



注: 本图所用边界不代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任何认可或接受。



月,南非请求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进行审理。

战争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例如,也门的胡塞武装声称支持巴勒斯坦人,开始在红海攻击商船,促使西方强国派遣军舰前往该区域应对威胁。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然是武装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尽管其中许多冲突属于低强度,涉及的冲突相关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且暴力程度波动明显。在高强度武装冲突频发的多个国家,冲突相关死亡人数有所下降,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南苏丹。然而,在其他地区冲突相关死亡率显著上升,其中包括苏丹(与2022年相比增长537%)、布基纳法索(增长100%)和索马里(增长28%)。2023年4月15日,苏丹爆发了由对立军事将领领导的武装力量冲突,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并由此爆发了全面内战。在萨赫勒地区,尼日尔政变和马里决定驱逐联合国维和人员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美洲、亚洲和大洋洲

2018至2023年间,美洲是唯一未经历重大武装冲突的地区。该地区冲突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墨西哥—在2023年主要面临的是犯罪而非政治暴力。此外,海地在这一年里犯罪团伙相关的暴力事件也明显升级。

尽管缅甸内战继续,亚洲及大洋洲的总体冲突相关死亡率在2021年至2023年间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这一变化部分归因于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后,阿富汗冲突相关死亡人数持续减少。

和平进程

2023年,和平斡旋的机会有限。在也门,联合国年初试图重启胡塞武装与

也门政府之间的停火协议,至年底双方承诺将制定新停火路线图。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非洲联盟小型监督团的支持下,致力于落实2022年11月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在哥伦比亚,政府在与多个武装团体的和平倡议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3、多边和平行动

2023年共有63项执行中的和平行动，较上一年减少了1项。其中，三项在2023年启动：欧洲联盟(EU)在亚美尼亚特派团(EUMA)、欧盟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伙伴关系特派团(EUPM摩尔多瓦)，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SAMIDRC)。同年，四项行动宣告结束：联合国在法国的多维度综合稳定团(MINUSMA)、联合国苏丹综合过渡援助团(UNITAMS)；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非共同体区域部队(EACRFDR)；以及非洲联盟驻中非共和国军事观察团(MOUACA)。

全球多边和平行动中部署的人员数量在一年内下降了13%，从2022年12月的114984人减少到2023年12月的100568人。这是十年间(2014-2023年)最大的年度降幅，也是部署人数最少的一年。2023年的下降主要归因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减员，该地区部署了大部分和平行动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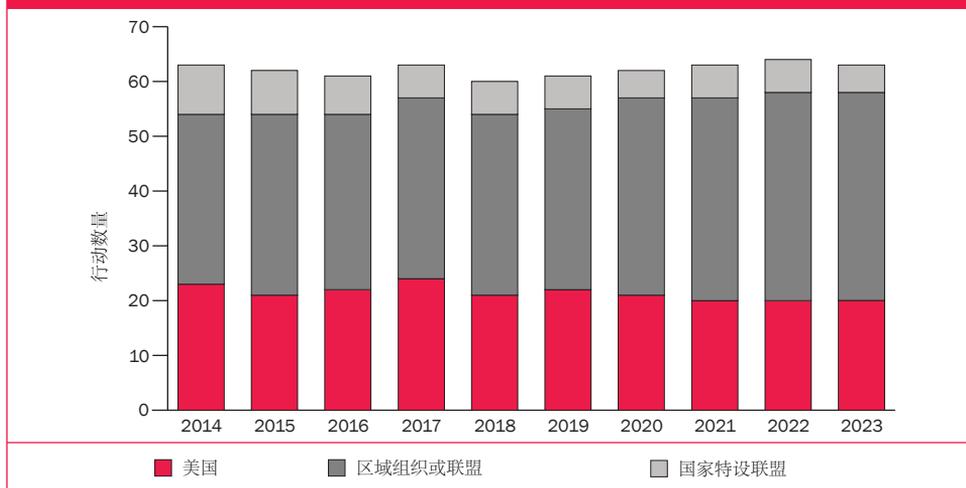
联合国继续作为主要机构部署多边和平行动，截至2023年12月，占有行动的约三分之一及所有部署人员的67%。然而，大部分和平行动由区域组织和联盟部署，2023年这些组织和联盟主导了38项多边和平行动，与2022年持平。特设国家联盟在2023年开展了五项多边和平行动，较2022年减少一项。此外，2023年还开展了多项旨在促进安全和稳定的多边行动，尽管这些行动未被SIPRI归类为多边和平行动。

2023年期间，共有45名国际人员和15名当地员工在联合国多边和平行动中牺牲，这一数字较2022年减少了41人，成为2014年至2023年这十年间联合国维和人员牺牲人数最少的一年。

不断变化的和平行动格局

2023年，与多边和平行动相关的三大趋势仍在继续。首先，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继续影响着应对武装冲突的政治共识。在联合国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中，就开展新行动或调整现有行动授权范围，从而达成一致意见变得愈发困难。

2014年—2023年，按执行机构划分多边和平行动数量



2023年，按地区及组织类型划分的多边和平行动数量及部署人员统计

执行组织	美洲	亚洲和 大洋洲	欧洲	中东和北 非	撒哈拉以南 非洲	世界
行动数量	3	3	19	14	24	63
联合国	2	2	2	7	7	20
区域组织或联盟	1	0	14	6	17	38
特设联盟	0	1	3	1	0	5
部署人员	377	321	9215	14283	76372	100568
联合国	357	311	1016	12433	53526	67643
区域组织或联盟	20	..	7059	684	22846	30609
特设联盟	..	10	1140	1166	..	2316

.. = 不适用。

注：执行的行动数量涵盖2023全年，包括年内结束的行动。人员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其次，国家层面对现有和平行动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促使东道国就其成效与价值展开讨论。第三，过去几年见证了从联合国主导和平行动向区域组织部署行动的转变，且后者数量有所增加。

这些趋势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四个发展方向。首先，联合国安理会及区域论坛内部的意见分歧与缺乏共识，正导致国际社会在冲突管理方面无所作为。其次，冲突管理中日益增多的使用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以及采取临时性或双边行动，作为多边和平行动的替代方案，表明冲突管理正趋于碎片化。第三，冲突管理决策与实施似乎正趋向于去制度化，即这些活动日益在现有制度框架之外进行。第四，恢复和维护和平的努力似乎正朝着进一步的军事化和安全化发展。这些趋势有可能明显重塑多边和平行动的格局。•



4、武装冲突中的专题事件

武装冲突往往错综复杂，牵涉多方武装团体，以及大国和地区势力所利用的代理人武装。2023年，这一复杂性体现包括：瓦格纳集团及其他俄罗斯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PMSCs）在武装冲突中的角色；粮食不安全既是武装冲突的结果，也是其诱因；以及气候变化、冲突与也门不安全局势之间的关联。

瓦格纳集团

近年来，武装冲突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PMSCs）的全球快速增长。俄罗斯著名的私人军事安全公司瓦格纳集团，与俄政府有着明确联系，其命运在2023年经历了戏剧性变化。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战场初期取得的胜利，主要是通过大量招募囚犯并派遣其参与前线激烈战斗，以高昂的人员代价换取的成果。2023年6月，俄罗斯政府通过命令将非正规及所谓的志愿单位一包括与瓦格纳相关的组织一纳入国防部管辖，正式明确了他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参与。瓦格纳集团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拒绝服从该命令，并在6月底煽动了一场短暂但具武装性质的叛乱一这是俄罗斯三十年来发生的首次武装起义。

6月24日，瓦格纳部队与坦克从乌克兰战场向俄罗斯推进：一支纵队朝罗斯托夫-顿河畔城市进发，另一支纵队则向莫斯科方向挺进。叛乱在普里戈任及其亲信同意迁往邻国白俄罗斯后迅速平息。然而，不出两个月，普里戈任便因私人飞机发生爆炸身亡。随后，俄罗斯国家层面加大了对瓦格纳武装活动的公开管控力度。

为遏制瓦格纳集团日益扩大的全球影响力，2023年，欧盟、英国和美国加强了针对该组织关键人员及相关实体的单边强制性制裁措施。

粮食不安全

粮食系统、暴力冲突与和平之间的关联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2023年，有三场冲突显著影响了全球粮食安全水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苏丹内战以及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乌克兰战事持续重创农业生产，并影响全球粮食供应。尽管俄罗斯于2023年7月退出黑海粮食倡议，但替代物流网络和航运走廊的建立，使得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在2023年底接近战前水平。

2023年，苏丹粮食危机急剧上升，主要由武装冲突、经济衰退和食品价格通胀共同驱动，同时获得的对外援助大幅减少。此外，内战引发的难民潮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粮食安全，如南苏丹。

与此同时，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内的粮食系统造成了广泛破坏，加沙地带面临饥荒的威胁。

尽管2023年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但拉丁美洲面临粮食危机的人口数量却有所下降一尽管该地区某些国家，如海地，在这一年的情况有所恶化。该地区粮食安全整体提升可归功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及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然而，拉丁美洲暴力事件的增多对这一成果的持久性构成了威胁。强化粮食系统，使其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包括通过减少环境退化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措施，对于打破粮食不安全与冲突之间的负面关联至关重要。

也门的气候与安全

持续的气候危机影响着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处于冲突影响下和脆弱的国家，比如也门。也门内战使得该国人口的社会经济脆弱性雪上加霜，而气候变化则加剧了干旱和洪水扰乱关键农业生产的风险。2023年，也门粮食不安全状况恶化，估计有1700万人，即超过53%的人口，在这一年中遭受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在也门，气候变化和武装冲



瓦格纳集团在非洲

2023年初, 据报道, 瓦格纳集团在非洲部署了数千名人员。瓦格纳对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帮助其对抗反叛组织和叛乱分子, 以及参与援助利比亚和苏丹内战的军阀或民兵, 作为回报, 瓦格纳确保了在这些国家获取高价值自然资源的机会。然而, 到了年底, 随着“非洲军团”的建立并成为俄罗斯与非洲接触的媒介, 以及其他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的崛起, 瓦格纳在非洲的品牌效应开始衰弱。而这些公司被赋予了吸收并延续瓦格纳在非洲大陆部分行动的任务。

突加剧了社会经济挑战, 破坏了粮食和生存安全, 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

2023年, 也门的长期武装冲突仍是人口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 而极端天气事件加剧了无家可归人员的脆弱性。气候变化加剧了对宝贵土地和水资源争夺的风险: 2023年, 冲突方继续攻占用水设施, 并通过控制农田、渔场和牧场, 试图控制争议地区人口。许多涉及部落民兵的持续地区冲突, 都与争夺土地和水资源、包括利润丰厚的地下水灌溉项目息息相关。

人道主义与和平建设工作的解决方案, 如果经过精心设计和执行, 并考虑到未来气候影响和人口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那么这些方案便有助于增强面对气候变化的韧性。然而, 在也门, 首先需要实现停火和政治稳定。•



5、军费开支和武器生产发展情况

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连续第九年增长,突破2.4万亿美元大关,这一趋势主要由俄乌战争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驱动。尽管武器需求因此上升,且相关企业持续努力以满足需要,但军火公司仍面临提升产量的难题。

2023年全球军事支出增长6.8%,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推动世界军事支出达到SIPRI记录的最高水平。由此,全球军事负担—即世界军事支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至2.3%。各国政府平均将预算的6.9%用于军事领域,人均支出达306美元。这是自2009年以来,所有五个地理区域的军费开支首次出现增同步长。非洲国家的支出增幅最大(2023年增长22%),而美洲的增幅最小(2.2%)。

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费开支国。美国的军费支出为9160亿美元,超过其他前10名军费开支国的总和,是中国(第二大军费开支国)军费的3.1倍。2023年,欧洲国家为应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而增加军费的趋势愈发明显:欧洲43个国家中有39个增加了军费开支。欧洲总军费开支增长16%,主要由乌克兰军费增长51%和俄罗斯军费增长24%推动,同时,北约28个欧洲成员国中有10个在2023年达到了或超过了占GDP 2%的军费开支目标,这是自2014年设定该目标以来达标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次。

在亚洲及大洋洲,预计军事开支连续第34年增长。该地区总开支的一半来自中国,其2023年军费增长6.0%,达到2960亿美元。中国的军费支出影响了周边国家及更广泛地区的开支决策:例如,日本军费增长了11%,创下自1972年以来年度同比最大增幅。

2023年,中东地区的军事支出预计增长9.0%,该区域三大主要军费支出国—

2023年世界军事支出

地区	支出 (10亿美元)	变化率(%) 2022-2023
非洲	51.6	22
北非	28.5	38
撒哈拉以南非洲	23.1	8.9
美洲	1 009	2.2
中美洲 及加勒比地区	14.7	-0.4
北美	943	2.4
南美	50.7	-0.3
亚洲和大洋洲	595	4.4
中亚	1.8	-5.3
东亚	411	6.2
大洋洲	35.5	-0.9
南亚	98.2	2.2
东南亚	47.8	-1.6
欧洲	588	16
中欧和西欧	407	10
东欧	181	31
中东	(200)	9.0
世界总计	2 443	6.8

() = 不确定的估值。注:支出数据以美元为单位,按当前价格和汇率计算。变动情况以实际值表示,基于2022年不变美元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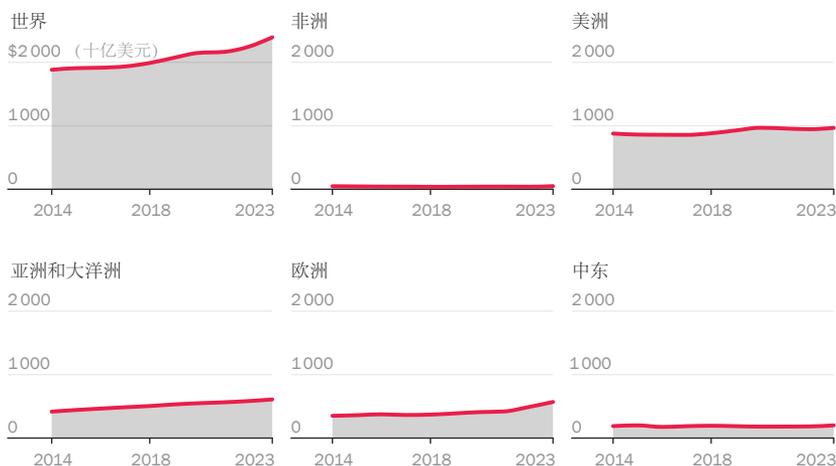
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土耳其均有所增加。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是导致以色列军事开支增长24%的主要推动因素。

SIPRI排名前100位武器生产商

2022年,全球最大的100家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公司—“SIPRI百强企业”—武器收入下降了3.5%,总额降至5970亿美元。这一下降主要归因于美国和俄罗斯企业武器收入的总体减少,尽管如此,美国仍以42家企业—总武器收入3020亿美元—稳居排行榜首位。由于缺乏相关数据,2022年仅有两家俄罗斯企业跻身百强,其合并军售收入为208亿美元,较2021年下降了12%。这一下滑可能源于军品交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REGION, 2014-23



注：图表中的数值以2022年不变美元（十亿美元）计。

付款项的延迟支付，以及企业将重心转向翻新而非新生产。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对武器生产的影响

尽管面临西方制裁和贸易限制，俄罗斯仍能通过进口得到零部件（如微芯片）以提升武器产量，应对需求增长。对于无法间接从西方获取的组件，俄罗斯则依赖中国提供的替代品。为满足战争需求，乌克兰与欧洲及美国企业展开了国际合作。

武器需求增长与百强企业军售收入下滑之间的整体失衡，凸显了从武器需求到军火公司扩大生产和交付之间漫长的滞后期。尽管欧洲和美国企业难以将需求增长转化为收入，但亚洲和中东的许多公司，如韩国和土耳其的企业，似乎已成功克服了这些挑战。•



6、国际武器转让

2019年至2023年间，主要武器的国际转让量较2014至2018年五年期下降了3.3%，但比2009年至2013年增长了3.2%。这些时期的武器转让量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高的，但仍比冷战期间武器转让的峰值时期低约35%。

各国武器采购较多依赖外国供应商，主要受武装冲突与政治紧张局势驱动。随着多数地区（尤其是欧洲）此类驱动因素的增加，未来几年内，国际武器转让或将持续或更高程度地满足对主要武器的需求。远程陆攻武器，包括先进战斗机与导弹，以及更为简单廉价的武装无人机与导弹，仍将显著占据主要武器转让的份额。

主要武器供应国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已确定2019年至2023年间有66个国家为主要武器出口国，但其中多数为小型出口国。25个最大的供应方占据了出口总量的98%，而前五名——美国、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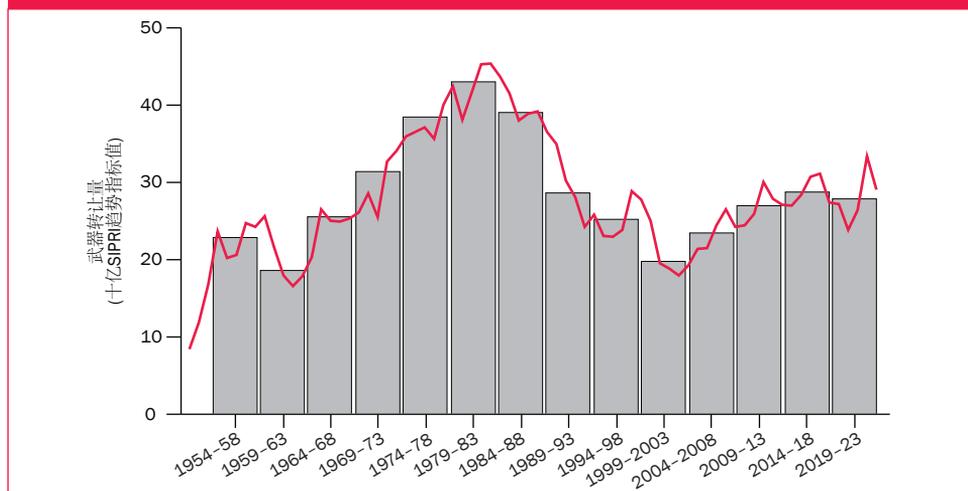
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则占到了75%。近年来，美国的全球出口份额有所上升，而俄罗斯的份额则有所下降。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美国的武器出口比2014年至2018年期间增长了17%，其在全球总出口中的份额从34%上升至42%。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下降了53%，其在全球总量中的份额从21%降至11%。法国在2014-2018年至2019-2023年间的武器出口增长了47%，使其在2019-2023年成为全球第二大主要武器出口国。

已知的未来主要武器交付计划强烈表明，美国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保持其作为最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而法国将巩固其第二的位置。同时，这些计划也预示着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可能会进一步减少，而其他当前位列前十的出口国的出口量则可能保持稳定或有所增加。

主要武器接收国

SIPRI已确认2019年至2023年间有170个国家为主要武器进口国。其中，印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乌克兰和巴基斯坦是五大武器进口国，合计占全球武器进

1954-2023年，主要武器转让趋势



注：柱状图展示了每五年期武器转让的平均年度量，折线图则显示了每年的总量。



2019—2023年主要武器出口国与进口国

出口国	全球 份额 (%)	进口国	全球 份额 (%)
1 美国	42	1 印度	9.8
2 法国	11	2 沙特阿拉伯	8.4
3 俄罗斯	11	3 卡塔尔	7.6
4 中国	5.8	4 乌克兰	4.9
5 德国	5.6	5 巴基斯坦	4.3
6 意大利	4.3	6 日本	4.1
7 英国	3.7	7 埃及	4.0
8 西班牙	2.7	8 澳大利亚	3.7
9 以色列	2.4	9 韩国	3.1
10 韩国	2.0	10 中国	2.9

口总量的35%。在2019年至2023年间,接收大量主要武器的地区是亚洲和大洋洲, 占全球总量的37%, 其次为中东地区(30%)、欧洲(21%)、美洲(5.7%) 和非洲(4.3%)。在2014-2018年至2019-2023年间, 流向欧洲的武器流量增长了94%, 而流向其他所有地理区域的武器量均有所下降: 非洲(-52%)、亚洲和大洋洲(-12%)、中东(-12%) 以及美洲(-7.2%)。

在170个进口国中, 许多国家直接卷入武装冲突或与其他国家关系紧张, 而进口的主要武器在这些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 许多出口国至少在部分冲突和紧张局势中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或参与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它们愿意提供武器, 即便这似乎与其宣称的武器出口政策相悖。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大多数供应国而言, 武器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一小部分。

各国武器出口的财务价值

尽管SIPRI关于武器转让的数据并未体现其财务价值, 但许多武器出口国确实公布了其武器出口的财务价值数据。基于这些数据, SIPRI估算2022年(最新数据年度)全球武器贸易总价值至少为1380亿美元。这一数字在2022年全球国际贸易总价值中占比不足0.5%。

各地区主要武器进口情况

接收地区	全球份额 (%), 2019- 进口量变化率 (%)	
	2023	2014-18 至 2019-23
非洲	4.3	-52
美洲	5.7	-7.2
亚洲和大洋洲	37	-12
欧洲	21	94
中东	30	-12



7、世界核力量

2024年初, 九个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总共拥有约12121枚核武器, 其中9585枚被认为可能处于可用状态。据估计, 其中3904枚核弹头已部署于作战部队, 其中包括约2100枚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的核弹头, 这一数字较前一年增加了约100枚。

核武库

总体而言, 全球核弹头数量持续下降, 但这主要归因于美国和俄罗斯拆解退役弹头。全球在役核弹头的削减似乎已陷入停滞, 其数量正再度攀升。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合计拥有近90%的核武器, 并且正在大规模推进计划, 以替换和现代化其核弹头、导弹、飞机及潜艇投送系统, 以及核武器生产设施。值得注意的是, 2023年俄罗斯宣称已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了核武器。

中国正处于其核武库的重大现代化与扩张阶段, 并可能在2023年新增部署了少量核弹头。预计在未来十年内, 中国的核储备将持续增长, 有预测显示,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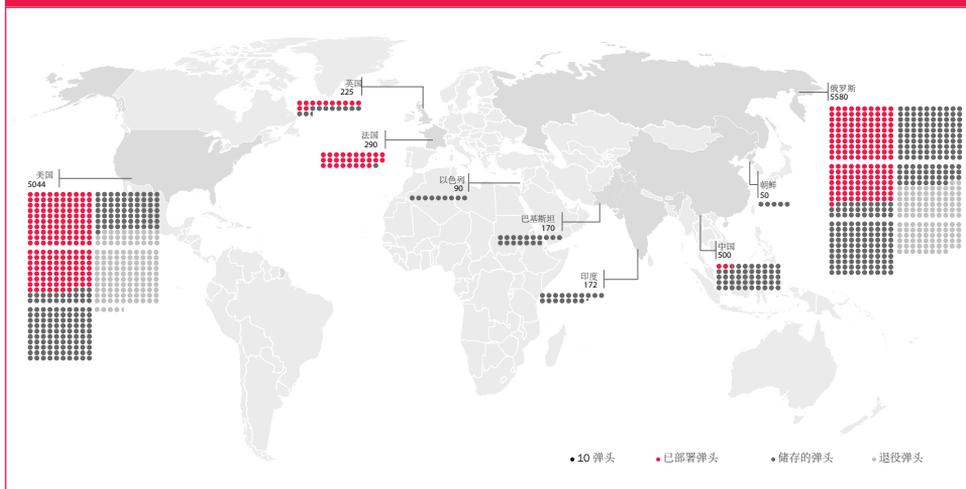
此期间, 中国可能部署与俄罗斯或美国同等数量的洲际弹道导弹。尽管如此, 中国的总体核弹头储备预计仍将小于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么正在研发或部署新型武器系统, 要么已宣布了此类计划。印度和巴基斯坦似乎也在扩大其核武库规模, 而英国则计划增加其核储备。朝鲜的核军事计划仍是其国家安全战略核心, 该国可能已组装多达50枚核武器, 并有能力制造更多。以色列则持续奉行其长期以来的核模糊政策, 使得外界对其核武器的数量和特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低透明度

拥核国家的核武库及能力现状等可靠信息, 在透明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某些情况下, 可依据一国被认为已生产的裂变材料—钚和高浓缩铀数量, 以及对其导弹部队的观察结果来进行估算。●

截至2024年1月全球核武器库存



注: 本图所用边界不代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任何认可或接受。



2023年全球裂变材料库存

裂变材料是生产核武器的原料,包括高浓缩铀 (HEU) 或分离钚。中国、法国、巴基斯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都曾生产过用于其核武器的高浓缩铀 (HEU) 和钚;而印度和以色列则主要生产钚。朝鲜已生产钚用于核武器,并据信也在生产用于核武器的高浓缩铀。所有拥有民用核工业的国家都具备生产裂变材料的能力。

国际裂变材料委员会汇总全球裂变材料库存信息。

	全球库存 (吨), 2023年
高浓缩铀	1245
已用于或适用于武器	1100
无法直接用于武器	
未受保障	135
受保障/受监管	10
分离钚	555
已用于或适用于武器	140
无法直接用于武器	
未受保障	260
受保障/受监管	155

注: 数据已四舍五入,可能与给出的总数不完全相符。

世界核力量,截至2024年1月

国家	军事储备 ^a		总库存 ^c
	已部署 ^b	合计	
美国	1770	3708	5044
俄罗斯	1710	4380	5580
英国	120	225	225
法国	280	290	290
中国	24	500	500
印度	-	172	172
巴基斯坦	-	170	170
朝鲜	-	50	50
以色列	-	90	90
总计	3904	9585	12121

- =零或者忽略不计。

备注: 所有数据均为近似值。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根据新信息及早期评估的更新来调整其全球核力量数据。国家按首次已知核试验日期排序;然而,尚无确凿的公开来源证据表明以色列进行过核武器试验。

^a “军事储备”指的是所有已部署的弹头以及储存在中央仓库,经过一定整备即可部署的弹头。

^b “已部署弹头”指已装载于导弹或部署于具备作战力量基地上的弹头。俄罗斯与美国公布的已部署弹头数量,与其依据2010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最新声明中的数据未必一致,原因在于该条约的计数规则。俄美两国已不再公布受条约限制的战略核力量的总数。

^c “总库存”包括储备的核弹头以及等待拆解的退役核弹头。



8、核裁军、军备控制与防扩散

围绕核裁军、军备控制及防扩散的动态活动正变得日益复杂。就目前而言，很少有证据表明，关键利益相关方能就核问题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脱钩达成共识，同时核风险上升的趋势也难以得到遏制。

2023年，乌克兰战争持续对核军控双边及多边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俄罗斯在这一年中重申了军控协议与承诺的重要性，但因战略背景考量，特别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俄方选择退出现有协议。尽管在其他地区，包括中美之间的讨论中，采取了些许积极举措，但总体而言，这场战争使得核军备控制的长期僵局更加难以打破，核武器国家开发和部署新型武器系统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也更加难以扭转。

乌克兰核设施遭袭

2023年，俄罗斯持续针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加剧了核安全、安保及保障方面的挑战。此类攻击频繁扰乱乌克兰电网，给该国核电站带来压力，而6月卡霍夫卡大坝的损毁则威胁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迫使其寻求临时解决方案。202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持续于乌克兰保持存在。基于其“核安全与核保障不可或缺的七个支柱”，IAEA还制定了并开始实施“五项具体原则”，专门针对保护扎波罗热核电站（ZNPP）。

俄美战略关系日益恶化

2023年2月，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军控关系出现了重大恶化，当时俄罗斯宣布暂停参与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此前，美国在1月得出结论，由于俄罗斯拒绝恢复对其核武器相关设施的现场检查，美

国无法再确认俄罗斯遵守条约某些条款的情况，这主要归因于俄罗斯的抗拒行为。重启外交努力，包括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下的军控谈判，均陷入停滞，俄罗斯不愿将核议题与更广泛的问题割裂开来。11月，俄罗斯撤销了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批准，理由是与美国存在“不平衡”，而美国自1996年条约开放签署以来一直未批准该条约。尽管如此，俄罗斯确认将保留其签署国身份，并继续参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的工作。

伊朗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

乌克兰及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也给长期致力于恢复伊朗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努力蒙上了阴影。伊朗向俄罗斯转让无人飞行器（UAVs）的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导致法国、德国和英国在2023年10月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到期后，仍根据各自国家政策延长了对伊朗武器出口的制裁。2023年6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一项非正式双边协议起初似乎缓和了紧张局势，降低了冲突风险。该协议促使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加强合作，并促使美国解冻伊朗资产。然而，同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爆发颠覆了这一协议，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作为其代理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美军发动攻击，该行为显然终结了伊朗与美国的和解努力。战争亦削弱了促使以色列参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会议的努力，鉴于以色列长期奉行的核模糊政策，这一进程仍面临重重困难。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周期

签署于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其简短审议周期始于2023年7月加强审议进程工作组的一次会议，随后在8月召开了2026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工作组未能就关于加



中美战略接触

在俄罗斯和美国（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之间缺乏军控进展的情况下，中国对双边或三边军备控制行动兴趣不大。然而，2023年6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北京，似乎为一系列问题的对话开辟了空间，美方希望随后的互动中能包含军控议题。同年晚些时候，双方确实同意恢复军事沟通，并在包括军控和防扩散在内的几个关键安全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

强核裁军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建议达成共识，使得非核武器国家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认定的五个核武器国家—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之间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筹备委员会的讨论延续了上一轮审议大会的诸多争议，包括核裁军进展不足以及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等问题。少数国家在会议中采取的阻碍性程序操作，为原本已紧张的审议周期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

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 缔约国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成果文件——一系列实际决策和一项政治宣言，该宣言强调了核风险上升的问题，并谴责了核共享安排。会议还确立了针对《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 下国家安全关切的新闭会期间协商进程，旨在“挑战基于核威慑的安全范式”。尽管取得了这些积极进展，但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拥核国家寻求参与TPNW进程。•



9、化学、生物及健康安全威胁

2023年,在国际主要论坛上关于预防化学和生物战的事务进程中,少数国家采取了阻碍和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这与健康安全领域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化学武器控制

2023年,尽管少数行为体持续阻挠并质疑调查团队的权威与工作,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对叙利亚境内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仍在进行。2022年底悬而未决的20项与叙利亚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报的相关问题,在2023年均未能得到澄清。此外,还有更多关于非法化学活动的指控,其中包括俄罗斯将防暴控制剂用作战争手段。这些指控以及对调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分歧,很可能将继续影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工作,并使其更加复杂。在1993年签署的化学武器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上,缔约国未能就实质性的最终文件达成一致,但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工业核查的调整、地理代表性,以及预防和应对化学恐怖主义的努力。

2023年7月,美国作为唯一已宣布拥有且尚未完全销毁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完成了剩余的销毁活动,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另一方面,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新化学与技术中心已于2023年5月正式落成启用。尽管当前政治两极化现象普遍存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核查、国际合作与援助方面的持续努力仍将继续。

生物武器控制

2023年,俄罗斯在所有相关论坛上持续指控他国违反生物武器禁令,并滥用裁军工具进行自身虚假信息宣传。俄罗斯此举可能严重削弱国际社会防止生物武器扩散与使用的架构,并转移公众对

加强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BWC)工作的关注。尽管如此,2023年期间讨论了多项关于遵守条约与核查的提案,既有旧案也有新议。新成立的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工作组在该年度内召开了三次会议,但未能达成集体结论或提出具体建议。

健康安全

2023年,在国家间努力协作的共同推动下,我们迎来了消除传染病的创纪录之年。年初尚存的两项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新冠疫情和猴痘疫情,均被宣告终结。新冠疫情的起源仍未有定论,但关于制定一项新的国际条约以加强疫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



10、常规武器控制与非人道武器管制

非人道武器主要规范性多边条约是1981年通过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CCW)，此外还有关于杀伤人员地雷 (APMs) 和集束弹药的独立公约。少数选择保留、研发或使用被其他国家视为非人道武器的国家，多次阻碍《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 体制的强化进程。引发人道主义关切的其他常规武器类别，则通过其他法律和政治进程予以应对。例如，2022年通过的一项政治宣言就针对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EWIPA) 的问题进行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确立了一项新的全球框架，用于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常规弹药管理，此举填补了该领域内的监管空白。

加沙与乌克兰的战事

2023年加沙与乌克兰的冲突凸显了保护平民免受EWIPA及其他非人道武器伤害的迫切需求。这两场战争中明显且令人担忧的滥用爆炸性武器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清晰可见。2023年，《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完成了所有库存集束弹药的销毁工作，但这一成果被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境内大规模使用集束弹药，以及美国向乌克兰新近转移这些武器的行为所掩盖。乌克兰境内大部分有关杀伤人员地雷 (APMs) 的使用记录都被归咎于俄罗斯军队，尽管2023年乌克兰也在接受有限使用此类武器的指控调查。

2023年10月7日， Hamas对以色列的袭击违反了多项战争法规，而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轰炸和炮击似乎存在无差别攻击或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到年底，联合国高级官员已得出结论，双方均涉嫌犯下战争罪行，同时一组联合国专家警告加沙地带存在种族灭绝的风险。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终结

2023年，随着俄罗斯退出1990年《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欧洲区域常规军控机制实际上宣告终结。截至2023年底，剩余的29个缔约国中已有19个通知表示将暂停执行该条约。

重新聚焦于军备控制

保护平民不仅要求遵守目标选择的基本原则，还涉及对武装冲突中可使用武器和弹药类型的限制。然而，常规进攻型导弹和无人驾驶飞行器 (UAVs) 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受到规范，未来武器控制协议的前景依旧黯淡。

为维护多边常规武器控制成果并推广降低武器对人类伤害的规范，各国在达成和平目标时需要摒弃过度安全化和军事化的手段，转而致力于构建以信任、团结和普遍接受为核心原则的军备控制条约。



11、人工智能、网络空间与外太空国际治理

诸如人工智能 (AI)、合成生物学及量子技术等新兴且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正对安全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国际社会正加快步伐,致力于确立负责任使用此类技术的原则,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和外太空这三个重点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

2023年是在国际层面治理人工智能的重要一年,至少在三个方面表现突出。首先,1981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下关于自主武器系统(AWS)的政府专家组采纳了新措辞,可能构成对AWS进行双层监管的基础。《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采纳了一项决议,这可能标志着在CCW框架内关于自主武器系统

(AWS)讨论的潜在终点。与此同时,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主持下批准了一条新的讨论轨道,该轨道可能成为未来特别程序的基础,以补充或替代CCW的进程。

其次,各国正式承认有必要将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对话范围扩大至AWS之外,涵盖人工智能进步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的其他途径。这一转变体现在2023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人工智能召开的会议上,以及两个新讨论平台的创立:负责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国际峰会 (REAIM) 和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第三,对话同时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技术议题和更高层面的政治议题。例如,在 REAIM会议上,各国广泛探讨了基于机器学习的AI应用关联透明度、可解释性及偏见问题,而AI安全峰会则引发了关于先进AI系统测试与评估的广泛讨论与承诺。与此同时,这些讨论动员了比以往更高层级的决策者参与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及多位国家元首亲自参与了这一议题的讨论。

2023年三场有关人工智能重要国际会议

REAIM 2023: 世界论坛,海牙,2023年2月15日至16日,聚焦军事人工智能(AI)。

联合国安理会AI辩论: 纽约,2023年7月18日,安理会首次正式讨论AI的会议,强调了该技术固有的风险与回报双重性特点。

AI安全峰会: 英国布莱切利公园,2023年11月1日至2日,重点关注全球前沿AI的安全与负责任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双边会晤中,人工智能成为关键议题。

网络空间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恶意利用

2023年,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在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中持续发挥作用,涉及国家及其他行为体。网络能力常与其他工具、机制及活动相结合并加以运用。在乌克兰和加沙地区的冲突中,2023年的网络行动聚焦于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网站篡改,同时辅以虚假信息宣传和影响力操作。2023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盟友的网络攻击行动则是另一显著特征。

当前的地缘政治气氛持续限制了多边主义在制定更多网络治理规范或工具方面的效力,但在2023年,在某些框架内取得了进展。尽管对未来联合国网络犯罪公约可能会对人类权利产生负面影响存在担忧,相关谈判仍在进行中;2014年非洲联盟关于网络安全和个人数据保护的马拉博公约 (Malabo Convention) 正式生效;欧盟机构起草了《网络韧性法案》;国际刑事法院宣布有意考虑有关网络不当行为的证据;同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针对特定网络威胁发起了多项举措。尽管这种拼凑式的网络治理方式可



能推动有关进展,但纳入问责与透明度机制至关重要。

太空安全

2023年,联合国论坛也推进了多项关于太空安全治理的多边倡议。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在外层空间透明度与信任建立措施(TCBMs)方面通过了一份基于共识的报告,其中包含实施TCBMs的实用建议。这表明,尽管多边太空安全讨论长期陷入僵局,但在较小议题上仍能达成一致。然而,在2023年召开的联合国开放式工作组(OEWG)关于减少太空威胁的最终会议上,各国未能就报告达成共识。尽管如此,这些OEWG会议强调了即将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确保平民保护;防止产生碎片的反卫星武器测试;规范对太空系统的非动能攻击;采取信息共享措施;以及明确商业实体在涉及太空系统的冲突中的角色。2023年11月,联合国召集了一组政府专家,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进一步讨论实施措施,同时,联合国大会提议设立两个新的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组。

随着多个联合国进程得到采纳,关于外太空安全治理的讨论存在进一步两极化与内容重叠的风险。此外,各国并不拥有同等资源或能力参与所有即将到来的多边进程。因此,各国需本着诚意参与,并努力确保互补性与协调性,以防止加剧当前影响外太空安全治理的有害动态。

网络间谍活动

在武装冲突之外,人们开始更多地利用网络能力进行长期情报收集,而不再是大规模或一次性的行动。包括伊朗和朝鲜在内的一些中等强国,在2023年提高了其网络间谍技术和行动复杂性。网络犯罪和监控软件的使用继续影响着全球个人和组织。



12、军民两用物项和武器贸易管制

2023年,全球、多边及区域层面持续努力,旨在加强对军事及军民两用物项贸易的管控,这些物品与常规武器、化学、生物、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相关。然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持续影响着出口管制领域的多边合作。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实施了更广泛的制裁措施及相关武器禁运,并加强了协调与执行力度,包括通过欧盟—美国贸易与技术理事会以及6月成立的“出口执法五国”伙伴关系来强化执行禁运措施。

贸易管制同样可用于实现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和安全目标。2023年,荷兰和日本在与美国紧密协调后,对半导体转让实施了国家管制措施,同时,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草案,其中强调了采纳新制定且更为协调一致的新兴技术转让管制措施的重要性。

《武器贸易条约》

2023年8月举行的《2013年武器贸易条约》(ATT)第九届缔约国会议,重点探讨了行业在负责任的国际武器贸易中的作用。缔约国讨论了修订ATT会议形式与范围,以及条约有效实施等问题。该条约持续面临财政困难,报告提交情况也有所下降。2023年没有新的国家加入该条约。

多边武器禁运

2023年期间,联合国实施了14项武器禁运,欧盟则实施了22项。尽管联合国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被重新定位为仅针对索马里青年党,但2023年并未新增多边武器禁运措施。关于制裁的普遍使用以及对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苏丹政府军采购武器的具体管控,中国与俄罗斯(及若干非洲国家)与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仍存在分歧。2023年,联合国武器禁运的效力持续面临压力,外界

2023年生效的联合国和欧盟武器禁运

联合国(14项制裁)

· 阿富汗(非国家行为体,塔利班) · 中非共和国(部分;非国家行为体) · 刚果民主共和国(非国家行为体) · 海地(非国家行为体) · 伊朗(部分) · 伊拉克(非国家行为体) · 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相关个人和实体 · 朝鲜 · 黎巴嫩(非国家行为体) · 利比亚(部分;非国家行为体) · 索马里(部分;非国家行为体) · 南苏丹(部分;非国家行为体) · 苏丹(达尔富尔)(部分) · 也门(非国家行为体)

欧盟(22项禁运令)

实施联合国禁运令(11项): · 阿富汗(非国家行为体,塔利班) · 中非共和国(部分;非国家行为体) · 刚果民主共和国(部分;非国家行为体) · 海地(非国家行为体) · 伊拉克(非国家行为体) · 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相关个人和实体 · 朝鲜 · 黎巴嫩(非国家行为体) · 利比亚(部分;非国家行为体) · 索马里(部分;非国家行为体) · 也门(非国家行为体)

欧盟武器禁运范围超过联合国相应禁运(3项): · 伊朗 · 南苏丹 · 苏丹

无联合国对应制裁的国家(8个): · 白俄罗斯 · 中国 · 埃及 · 缅甸

· 俄罗斯 · 叙利亚 · 委内瑞拉 · 津巴布韦

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NGF=非政府武装力量;部分=禁运允许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向目标国家政府转让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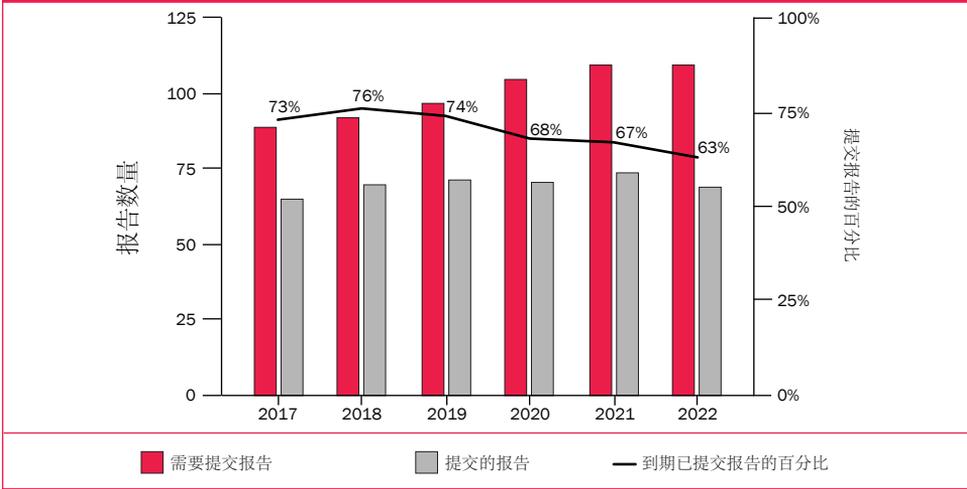
广泛指控俄罗斯从朝鲜采购武器,同时针对利比亚的禁运措施依然无效。

出口管制制度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余波持续对四大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机制包括澳大利亚集团(涉及化学和生物武器)、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核供应国集团以及瓦森纳出口管制安排,后者涵盖常规武器与两用物项及技术。尽管俄罗斯作为参与国,使得后三个机制在关键决策上难以达成共识,但各



2017年—2022年间提交年度报告的《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数量



项机制仍能逐步更新管制清单,并推进技术层面的讨论。

欧盟管控

为了在单一市场内实施四个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欧盟已建立了一套共同法规基础,用于管控两用物项、软件和技术,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军品的出口、代理、过境和转运进行控制。2023年,欧盟仍在推进实施2021版两用物项法规的措施,例如制定关于网络监控物品管控和报告义务实施指南的开发工作。欧洲对外行动署及欧盟成员国继续推进欧盟共同武器出口立场的审查工作,预计将于2024年完成。



附录

截至2024年1月1日生效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

- 1925 禁止使用窒息、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细菌战争方法的战争协议（1925年日内瓦协议）
- 1948 《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种族灭绝公约）
- 1949 《日内瓦公约》第四部分，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以及1977年有关保护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I和II协议。
- 1959 《南极条约》
- 1963 禁止在大气、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TBT）
- 1967 关于国家在外层空间探索和利用活动的原则条约，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外层空间条约）
- 196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科条约》）
- 1968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NPT）
- 1971 《禁止在海床和海洋地壳及其亚表层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海床条约》）
- 1972 《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开发、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的公约》（《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BWC）
- 1974 《地下核武器试验限制条约》（《有限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TTBT）
- 1976 《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和平核爆炸条约》，PNET）
- 1977 禁止使用环境改造技术进行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行为公约（Enmod公约）
- 1980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 1981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或《非人道武器公约》）
- 1985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汤加条约》）
- 1990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条约）
- 1992 《开放天空条约》

- 1993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CWC）
- 1995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
- 1996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
- 1996 《次区域武器控制协议》（《佛罗伦萨协议》）
- 1997 《美洲禁止非法制造和贩卖枪支、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物品公约》（CIFTA）
- 1997 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反人员地雷以及销毁公约（APM公约）
- 1999 《在获得常规武器方面实现透明的美洲公约》
- 2001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地区枪支、弹药和其他相关物品控制议定书》
- 2004 《内罗毕预防、控制和减少非洲大湖地区和非洲之角小型武器和轻武器议定书》
- 2006 《西非经济共同体有关小型武器和轻武器、弹药及其他相关物资的公约》
- 2006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
- 2008 《集束炸弹公约》
- 2010 进一步采取措施减少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 2010 《中非小型武器和轻武器、弹药以及所有可用于其制造、修理和组装的零件和组件的控制公约》（《金沙萨公约》）
- 2011 《维也纳2011年关于信任与安全建设措施的文件》
- 2013 《武器贸易条约》（ATT）
- 2017 《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

尚未生效的协议，截至2024年1月1日

- 1996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 1999 《欧洲常规军裁军条约适应协议》

安全合作机构

2023年的发展动态包括以下几点：加蓬因军事政变被非洲联盟（AU）暂停成员资格，尼日尔同样因政变被非洲联盟和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暂停成员身份；叙利亚在2011年被暂停资格后，重新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芬兰则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023年大事记：精选事件

- | | |
|--------------|--|
| 1月8日 | 中国在历经近三年的新冠疫情相关隔离后，放宽旅行限制并重新开放边境。 |
| 2月21日 | 俄罗斯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
| 3月17日 | 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 |
| 4月15日 | 苏丹境内敌对军事将领领导的部队爆发冲突。 |
| 5月29日 | 北约科索沃部队数十名维和人员与50多名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北部冲突中受伤。 |
| 6月24日 | 瓦格纳集团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在俄罗斯领导了一场叛乱，推进至距莫斯科仅200公里处。 |
| 7月7日 | 美国开始向乌克兰转移其库存的未明确数量的集束弹药。 |
| 8月24日 | 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会议上，六个新国家获邀加入。 |
| 9月19-20日 | 阿塞拜疆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分离主义者达成停火协议，此前对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武装力量进行了长达24小时的军事打击。 |
| 10月7日 | 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空地联合攻击。 |
| 11月30-12月13日 | COP28 启动了一个4亿美元的损失和损害基金，用于支持脆弱国家。 |
| 12月20日 | 加沙卫生部称，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已近20000人。 |



SIPRI数据库

SIPRI军事开支数据库

自1949年以来,提供各国年度军事支出,允许比较各国在当地货币、当前价格下的军事支出;以美元计算的当前价格;以恒定价格和汇率的美元;以及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

SIPRI武器工业数据库

包含自2002年以来全球销售军火和军事服务收入的100家最高销售军火的公司的年度数据。中国公司的数据包括2015年以后的年份。

SIPRI武器转让数据库

展示自1950年以来所有主要传统武器的国际转让。这是最全面的公开信息来源,涉及国际武器转让。

SIPRI武器禁运数据库

提供有关所有武器禁运的信息,这些禁运是由国际组织(如欧盟或联合国)或一组国家实施的。包括自1998年以来实施或曾经实施的所有禁运。

SIPRI国家报告数据库

提供所有公开可访问的国家武器出口报告的链接,并不断更新以包括新发布的国家武器出口报告的链接。

SIPRI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

提供自2000年以来所有联合国和非联合国的和平行动信息,包括地点、部署和行动日期、任务、参与国家、人员数量、预算和死亡人数。

可以在SIPRI网站上访问SIPRI数据库。



如何订购SIPRI年鉴2024版

SIPRI年鉴2024版: 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和在线发行

ISBN 978-0-19-893057-0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ipriyearbook.org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gnalistgatan 9
SE-169 72 Solna, Sweden
Telephone: +46 8 655 97 00
Email: sipri@sipri.org
Internet: www.sipri.org



SIPRI 年鉴 2024版

军备, 裁军和国际安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SIPRI年鉴》)是权威且独立的资料信息来源,专注于军备、裁军及国际安全领域的数据与分析。该年鉴概述了全球军事开支、武器生产与贸易、武器与技术的发展动态,以及武装冲突与冲突管理的相关进展,同时涵盖了对常规武器、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的努力。

本手册总结了第55版SIPRI年鉴,涵盖了2023年的发展情况,包括:

- 武装冲突与冲突管理,涵盖全球及地区武装冲突、和平进程与和平行动的发展概况,并专题探讨俄罗斯私营军事和安全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门粮食不安全问题以及与气候相关的和平与安全风险。
- 军事开支、国际武器转让及武器生产的发展,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后果及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 全球核武装力量:九个拥核国家概况及其核现代化计划。
- 核军备控制涉及中美俄三国间对话、多边条约框架内协商,以及伊朗核计划和乌克兰核电站遇袭事件的应对。
- 化学、生物及健康安全威胁,涵盖了对化学和生物武器使用指控的调查,以及针对化学和生物战国际法律工具的发展。
- 常规武器控制与非人道武器监管,着重探讨俄罗斯-乌克兰及以色列- Hamas战争中爆炸性武器的使用,以及导弹扩散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瓦解的后果。
- 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及太空安全的国际治理,重点是自主武器系统。
- 军民两用物项和武器贸易管制,包括《武器贸易条约》的发展、多边武器禁运和出口管制制度,以及欧盟对此类管制的法律框架。

本手册同时也包含更新附录,列举了2023年军备控制与裁军协议、国际安全合作机构以及重要事件。